

黑水先民传
|
长白先民传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初集

李澍田 主编

黑水先民传
长白先民传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特邀编辑 郭殿忱

长 白 丛 书 (初集)

黑水先民传

长白先民传

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 李澍田 主编

黄维翰 等 撰 徐翰逢 等 标注

※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

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5.687

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—2000

统一书号: 11437·101 定价4.95元

《长 白 丛 书》序

吉林师范学院李澍田同志，悉心专研历史，关心乡邦文献，于教学之余，搜罗有关吉林的书刊，上自古代，下迄辛亥，编为《长白丛书》，征序于予，辞不获命。爰缀予所知者书于简端曰：

昔孔子有言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。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吾能征之矣。”说者以为：“文，典籍也。献，贤也。”这是因为文献对于历史研究，相辅相成，缺乏必要的文献，历史研究便无从措手。古代文献，如十三经、二十四史之属，久已风行海内外，家传户诵，不虞其失坠，而近代文献往往不易保存。清代学者章学诚对此曾大声疾呼，唤起人们的注意。于其名著《文史通义》中曾详言之。然而，保存文献并不如想象那么容易。贵远贱近，习俗移人，不以为意，随手散弃者有之。保管不善，毁于水火，遭老鼠批判者有之。而最大损失仍与政治原因有关。自清朝末叶以来，吉林困厄极矣，强邻环伺，国土日蹙，先有日、俄帝国主义战争，继有军阀割据，九一八事变后，又有敌伪十四年统治，国土沦亡，生民憔悴。在政权更迭之际，人民或不免于屠刀，图书文物更随时有遭毁弃和掠夺命运。时至今日，清代文书档案几

如凤毛麟角，九一八以前书刊也极为罕见。大抵有关抨击时政者最先毁弃，有关时事者则几无孑遗。欲求民国以来一份完整无缺地方报纸已不可能，遑论其它。

建国以来，百废俱兴，文教事业空前发展。而中经十年浩劫，公私图书蒙受极大损失，断简残篇难以拾缀。吉林市旧家藏书，文革期间遭到洗劫，损失尤重。粉碎四人帮后，祖国复兴，文运欣欣向荣，在拨乱反正的号召下，由陈云同志领导，大张旗鼓，整理古籍，一反民族虚无主义积习，尊重祖国悠久文化传统，为振兴中华，提供历史借鉴。值此大好时机，李澍田同志以一片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，广泛搜求有关吉林之文史图书，不辞劳苦，历访东北各图书馆，并远走京沪各地，仆仆风尘，调查访问，即书而求人，因人而求书，在短短几年期间内，得书逾千，经过仔细筛选，择其有代表性者三百种，编为《长白丛书》。盖清代中叶以来，吉林省疆域迭有变迁，而长白山钟灵毓秀，巍然耸立，为吉林名山，从历史上看，不咸山于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中也有明确记录，把长白山当作吉林的象征，这是合情合理的。

丛书中所收著作，以清人作品为最多，范围极其广泛，自史书、方志、游记、档案、家谱以下，又有各家别集、总集之属。为网罗散佚，在宋、辽、金以迄明代的著作之外，又以文献征存、史志辑佚、金石碑传补其不足，取精用宏，包罗万象，可以说是吉林文献的总汇。对于保存文献，具有重大贡献。

回忆酝酿编余之际，李澍田同志奔走呼号，独力支撑，在无人、无钱的条件下，邀集吉长各地的中青年同志，乃至吉林的一些老同志，群策群力，分工合作，众志成城，大业克举。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，摸索出一套先进经验，培养出一支坚强队伍。这也是有志者事竟成的一个范例。

我与李澍田同志相处有年，编订此书之际，澍田同志虚怀若谷，对于书刊的搜求，目录的选定，多次征求意见。今当是书即将问世之际，深喜乡邦文献可以不再失坠，故敢借此机会聊述所怀。殷切希望读此书者，要从祖国的悲惨往事中，培养爱国家、爱乡土的心情，激发斗志，为四化多作贡献。也殷切希望读此书者能够体会到保存文献之不易，使焚琴煮鹤的蠢事不要重演。

当然，有关吉林的文献并不以汉文书刊为限。在清代一朝就有大量的满、蒙文的档案和图书，此外又有俄、日、英、美各国的档案和专著，如能组织人力，有计划、有步骤地进行整理，提要钩玄勒成专著，先整理一部分，然后逐渐扩大，这也是不朽的盛业，李君其有意乎？

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

吉林 陈连庆 谨序

黑水白山 知人论世

——《黑水先民传》标注前言

我国古代边徼地区，交通阻塞，文化未启，史籍阙如，人事茫昧。加上历代封建王朝只重腹地经营，忽视远物。是以一些荒陬僻域，不只缺乏编年纪事的综合史乘，即如议世传人的稗官野史，也罕见著述。东北三省情况更是如此，方志之类纂修为晚，乾隆四十四年始钦定《盛京通志》，光绪二十年后始写定《吉林通志》，而黑龙江则建省三百年迄无志书，一切政教仅附见于《奉天通志》。直到民国二十一年始有《黑龙江志稿》行世。清人方式济的《龙沙纪略》等大抵详叙自然，疏于社会。其有间及人物如西清氏《黑龙江外纪》者，也是采录无多书载简略，人多憾之。清末民初人黄维翰所撰《黑水先民传》二十四卷，知人论世，足资弥补。

黄维翰，字申甫，江西崇仁县人。清末名进士，博学通才。光绪季年，以京曹积资外简，先后任呼兰、龙江两郡知府四年，清亡罢守。在任日，尤重文教，凡所措施，胥为地方百年计，卓著循声，夙有志于纂辑龙江先民之轶史（参见何煜南后序）。曾主修《呼兰府志》及黑龙江山水诸志。民国初年，应黑龙江督军绍兴人朱子樵之聘，主持《黑龙江通志》纂修局务，数月离去。黄于地方史志撰述之余，征文考献，著成是书，匡典籍

之疏漏，补文献之不足。对于当方山川之秀特，人物之嵌奇，无不博为搜讨。黄氏治事勤谨，他通询耆旧，考异稽同，稗说旗档，驹卒里胥，多所取资。有些古远故事，往往杂有神话传说。经营十数载，始底于成。壬戌癸亥间刊行，时人比之“博望凿空”（张骞通西域）之役。

今天，我们试一打开《黑水先民传》，扑面而来的是一派寥廓苍莽气象。所谓“衿带黑龙巨浸，背负兴安大山，幅员之广方万余里。重峦复水，杂沓环抱，深丛老林，历千数百年不见天日。”“人生其间者，悉皆强鹫尚鬻力。寝冰饮雪，喜弓马弋猎。”“当时种族繁殖，分疆裂土，划为数十部落。强吞弱噬，代替代兴。吾意其时君臣上下必有雄伟杰出之才，赫赫耀人耳目者。”（王树柟序）于此，山川人物，略具丰神，供人瞻顾。吾等今日追溯往迹，盖深有足为探求者。缘是黑水白山诸族，肃慎为东方最早见于史籍的古国。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：“东北海之外，……大荒之中，有山曰不咸（今长白山）有肃慎氏之国。”肃慎通中国（中原地区）最早，唐虞三代数千年不绝，《竹书纪年》载：“舜帝廿五年息慎（肃慎）氏来朝，贡弓矢。”又《左传·昭九年》：“肃慎、燕亳，吾北土也。”把“肃慎”与“燕”、“亳”并列。东北地方，远古即与中原地区保有密切联系关系，大略记载如此。但对其君臣姓字，人物行实，往往不见著录。即如近古契丹、女真、蒙古及满族，皆发祥黑水，然其肇基创业的元勋良佐，大多湮灭无闻，无一二存者。

入主中原以前，文教未兴，率性古朴，生无谱系，死无碑铭，文献无多，不足征信。道光重修《大清一统志》，只见载数人，李元度《国朝先正事略》，“中兴名将”，黑水竟无一人著录。均使人不能无阙如之叹。黄维翰氏突破种种难关，于游宦之暇，成此巨制。使人于披览之余，缅想我中华民族古老本体的形成发展过程。本书虽属大辘椎轮，实亦足为旁征佐证。

这部野史性著作，淹贯史乘，征引富赡。体裁上，以区域为范，以驻防实之。时间上，上起汉、魏，中经北魏、唐、五代、辽、金、元、明，下迄清末。体史越志，号称赅博。读者凭借本编，可以覩见二千年间东省地区乃至整个黑龙江流域，割据的起伏，郡县的变易，庶政的良窳，疆圉的损益，部族的盛衰，以及各部落的分合兼并，人物的兴灭成败，等等变化发展的足迹。文简事核，多正史不及备载。客观上描出一幅轮廓清晰的东陲原始社会、奴隶社会以迄封建社会，各部族、各阶段及其政权间相互攘夺争伐的风俗史画卷。兼有关于沙俄犯边，迄无宁岁，掠我人畜，占我土地等情况的记载。其他如建管制、筑城堡、开屯田、兴水利、崇儒术、兴文教，及至如清代林则徐周勘新疆各城，次第扩充垦政；富明阿娴习吏事，议论设施为一代名臣。选择流民如韩琨琮（土称韩边外）者，给地耕种。奏设满汉教习，分课骑射、经史，使土风丕变等修明政治。又如元木华黎传载：其裔孙安童重儒兴文事甚详，足为借镜。安童年少老成，受元世祖忽必烈赏识，拜中书右相。“奏征儒者

许衡教国子，身执弟子礼。请令儒臣姚枢等入省议事。置御史台以立纪纲。立太常寺以崇礼乐。史天泽、姚枢、商挺、窦默同在中书。安童虚心听受，黜除已见。解烧除苛，薄征厚施，天下翕然称治。”此段行实，可补证元初统治者如何重用知识分子，兴办文教事业，为元朝九十年统治奠定基础的历史。又清倍勒尔传论曰：“俄之窥我黑龙江也，费雅儿克夫实先驱，哈巴罗夫继之，败索伦于额尔古纳河口，进据雅克萨。沿东南行，蹂躏赫哲、费雅喀、奇勒尔诸种族，无宁岁。清累出师袭击始清成，收地五千余里，可谓盛业矣！乃虚江北地，等诸瓯脱，不复疆理之。逾百七十年，率为俄有。俄建雅克萨为重镇，以哈巴罗夫之名名之。”及下清沙克都林札布传论光绪八年与沙俄勘定伊犁界约误国事曰：“塞外山川无定名，彼昭昭而我昏昏，据残缺不完之图籍相与抗辩，其见屈也固宜。伊犁约成，弃地殆数千里。”据此二则外事记载，可以概见清朝政府对待边疆领土政策之昏庸失误程度！凡此等等，亦均可资考掇，足为鉴戒。这是本书内容上可取之处。

本书写作上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。它叙事则原委分明，记人则须眉活现。所谓白山秀俊、黑水雄杰，如唐之李多祚，辽之耶律解里，金之夹谷清臣，元之铁木真，明之阿鲁合，清之塔尔岱、海兰察、纶布春、多隆阿，瑚山等。虽叙述旨在为封建王朝奋威扬烈，但不乏殊行卓识错出其间，可供比较。描写上层人物不乏成功之点。诸如皇帝之明暗勤荒，公侯之贪廉贤佞，将军之忠

奸勇怯。无不泾渭分明，甚至纤毫毕见。或者，记水田的洁美有似江南，赞人民的纯朴不亚关内。写战术的骑步相参，述兵法的奇正互济。叙外交官员的折冲干练，守疆大吏的御侮殉国。等等行迹，无不品貌全殊，形神各异。

东北各族，周秦以降一直在程度渐进的蒙受并接收中原文化影响。辽、金、元数朝基业的奠定，均赖左右有民之力。《黑水先民传》，对此实有比较客观的列举。我们试一覆案本书对历朝人物事迹的叙写，就可清楚察见当区各领逐步脱弃野蛮风习、渐次臻于文明礼度之域的演变规律。对于各部族的火并争夺，伤亡动辄成千累万，带给人民群众深重苦难之处，亦常揭露于楮墨之间，虽然对此往往记载粗疏，看来这并非本书的记叙重点。

本书间亦涉及其他省区情况，可资旁证者。如清穆图善传内记载同治七年因兵乱“宁灵百姓流离失所，竟致人食人肉。”光绪初年“（陕甘）岁荐饥，斗米三十金，民乏食。”卷十五等各传记西征廓尔喀，记大小金川之役，记乾隆末嘉庆初波及五省、积时十年的川楚教民起义的浩大声势，均起落分明，具体形象。其间对个别人物（如海兰察等），从自然风貌到语态性行，都是特点鲜明，绘写细致。在清西陵阿传内载及太平军北进晋冀，与清将僧格林沁周旋并使之疲于奔命；捻军转战淮颖，使官军创巨痛深。清多隆阿传内记太平军英王陈玉成驰骋江淮、荡涤苏皖、攻城略地、陷阵冲锋，使清

军为之亡魂丧胆。客观上写出英王机智神勇、所部一往无前的英雄形象。德楞额传记捻军在豫西“出没万山中，倏忽数百里。”记同治初年太平军捻军交会楚地光、黄、英、霍，绵亘三百余里，蔚成浩翰声威，屡挫清军锋锐等等。事虽出在别的省区，迹则应归黑水先民传内。作者写述初旨，意在张皇“勋劳”，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。客观上却明示当时阶级矛盾的激烈，广大劳苦人民反抗朝廷压迫剥削的英勇顽强事迹。

卷十三海兰察传内论及白莲教起义原因时说：“公自西征归途语偏裨：数年西南当有事，始盛中乱末甚勇，十年始靖，诸君当努力。吾老不及见矣。其后川楚教匪起，竟如公言。是岂有前知术哉？上骄而下谄，不恤其民，……必有暴发之一日。”卷十五纶布春传论及此事时也说：“其始也激于官吏之渎货虐民，将帅之挟私冒功，多戮无辜，有以致之。”论断虽未离正统，但也有其较为客观之处。他如指责“郡县变易，人随地迁，均之中国也，兹则屏诸四夷。”作法的不合理等，也可以看出作者维护国家统一、尊重疆域领土完整的朴素爱国意识。又苏尔慎传附论：“额尔克布手缚狂寇，终于老兵”、“沙晋勇闻邻国（俄人恒举其名怖子女以止夜啼，如古人呼麻胡），而未获拔戟当一队。”等，也有控诉封建社会埋没人材、赏罚黑暗的意义。

总之，手此一编，我们基本可以考察江省当区乃至整个东北设官置制、垦地拓荒、设防实边、增土成赋、整军经武乃至经制典章、增华踵事、垦土井疆、山川城

郭、郡邑邮驿、兵防之增省，均有列记。可以说是一部“准方志之法章，备国史之要略”的著作。作者写作中，或秉笔直书，或条分缕析，多角度多方面地印证了东北地方无论从地缘、血缘关系，从其他人文历史关系来看，都是邃古以来属于中国的事实。可以增益正史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诸方面记载的不足。不能单纯视为仅只传述“匡王定霸之才，辅世长民之术”（张跋），渲染紫光阁、玉澜堂元勋图象，为封建朝廷将相树碑立传的琐屑作品。本书多数篇幅在于记述武夫征战事迹。但少数篇章也触及了有关文明教化内容。如卷二十四即有“文学”专目之设。在这一栏目里，作者先综述东北各族文字的发生发展历史，“黑水群各种，族于一方、语言钩稽不相通。其先有契丹文、女真文、蒙古文递嬗孳孕随其种族为盛衰。清兴规蒙古文而点窜之，创为满洲文。蒙文犹并行，漠南北未能统一也。”次述未能接受中原文化交通之由：“自朝廷以满文译四子书说部数种传之塞外，始粗识中学之涯略。自硕儒方登峰、刘凤浩、章汝楠辈暨吕留良子孙，先后以罪远谪，士人慕其流风，执经请业，始能读中国之典籍。”并即述及中原文化对治军的影响：“海兰察、多隆阿治兵，智计横出，动与古合，则以罗贯中《三国演义》为孙、吴、司马穰苴法也。”又曰“光宣之际，士駸駸向学，沿流溯源，有一日千里之势。百川学海，终至于海。兹篇所录其滥觞也。”经过中夏文化的培育，当方始渐有文化可言。同卷记齐齐哈尔达虎里人富林“喜与塾师游，久之颇习汉

文，嗜卜易。祀，先设神主，而革其俗之异于礼经者。同类以为怪，不恤也。”富林不但自己率先破除鄙陋的迷信风习，而且宣传“跳神”之风的应改：“尝言‘跳神’一事，不见经传，既知其非，而因循不改，用夏变夷之谓何！”又同卷记站官崔巍（字焕章）“嗜诗，有《乐志草堂稿》。尤工丹青，尝为将军宝昌画马，宝昌赠以长歌曰：‘焕章先生春在手，腕里烟云无不有。画石能移华岳来，画水能使波涛走’”。可见当方人士诗画艺术的高超造诣。

《独行》篇，记“奇三（布特哈人）之犯虎豹，叩天阍，宁捐一身以救诸部；恭泰（齐齐哈尔汉军）之却马革不共；纽伦（满洲瓜尔佳氏）之戍龙堆不悔。”三人都是江省少数民族中为了捍卫人民利益挺身而出，不怕罪谴，甘冒祸难的刚毅正直人士。作者均以所谓狂狷者目之，与旧史特立独行之传相类。作者对不畏权势、不惜牺牲、为群众着想、守正不阿的品行，是持鲜明的赞赏态度的。他如记光绪间玉庆骂敌殉国之忠烈，延顺格熊救母之孝友等等，其志节操行均可与诸夏先进之邦相比美。恰符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”，“十步之内，必有芳草”的古训。我们披览本编，可以了解古代塞北之地虽有山川之界、风俗之殊，然其当方人民在爱国、抗敌、孝亲、敬长以及廉洁、质直、正义等德行品性方面，是犹如中土的。

从《黑水先民传》各卷著录当中，我们可以了解东北地区，特别是黑龙江地方自然和社会方面古今递变的

形影。可以察知东北当区古代体国经野、设官分职以及文化南来、逐渐改变土荒民塞的原始风貌的轨迹。也可以窥探黑水先民如何在当方土地上筚路蓝缕、披荆斩棘、耘垦拓殖，和自然作斗争的勤劳勇敢素质。以及奋戈前行、不屈不挠、和帝国主义（沙俄、日帝）的侵略政策进行战斗的爱国主义精神。本书可以印证：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素质，爱国主义精神，各兄弟民族是共同的，也是相通的。

《黑水先民传》，是如此一部具有丰富史料价值的古籍，是一部存在许多积极因素的野史。这是本书值得称述的一面。

另一方面，本书的消极因素也是明显的。作者黄维翰，作为清朝末季科第出身、任过地方长吏的没落封建士大夫，在撰著当中，无论对于材料的取舍，人物的毁誉，事理的抑扬等，在在具有阶级、时代的局限。作者的写作动机即在于阐扬白山黑水间的“前德遗烈”，即在于惟恐“瑰杰硕彦”，“将湮没而无闻”。它的字里行间时常流露着封建正统观念，每每洋溢着黍离麦秀的故国情思。不少地方，更表现着他的“人杰由于地灵”、

“兴废关乎气数”等历史唯心主义观点。许多处所，称太平军为“寇”，呼捻军为“匪”，诋闯王李自成起义军为“流贼”。与此相反，却是经常颂美君主的“龙骧虎步”，歌唱将相的“高勋鸿烈”。似此等等，都在明显地宣示自己腐朽的封建主义立场，表现了自己反动的价值观念。这是阅读本书时必须注意批判之点。

党的三中全会之后，中央号召整理古籍，《黑水先民传》，是一般罕见的方志之类的史书，校点出版它，对于东北史研究不无小助。我们根据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崇仁黄氏丛刻版本进行点断，对其显著错误、颠倒及前后不符者多处进行了校改订正。惟是参考不多，失误必所难免。甚望读者、专家不吝赐教！

标注者

一九八六年三月

附记：本文原载一九八五年二期《社会科学战线》“东北历史与文化”专栏，编入本书发表时稍有更订。

序

黑水为古肃慎国地。汉唐以后，挹娄、勿吉、靺鞨、渤海、室韦诸部，皆统于黑水。其地襟带黑龙江巨浸，背负兴安大山，幅员之广，方万余里。重峦复水，杂沓环抱。深丛老林，历千数百年不见天日。巨鳞怪介，鸷禽猛兽之属，穴渊窟山，吸嗥矍踢，眈眈攫人。生其间者，类皆强鸷尚武力。寝冰饮雪，喜弓马弋猎。羯鞬雕捍，走死地如鶩，不知文物为何事。当时种族繁殖，分疆裂土，划为数十部落。强吞弱噬，代替代兴。吾意其时君臣上下必有雄伟杰出之才，赫赫耀人耳目者。

然吾观历史所载，肃慎通中国最早，贡献朝覲之使，自唐虞三代，数千年以来不绝于书。而其君臣姓名，往往不著。远者无论矣，契丹、女真、蒙古，及有清立国，皆崛起黑水之滨。而详考肇基之迹，开创之功，一时佐命元勋，勤王良佐，皆泯焉灭没，不能道其一二。洎乎入主中国，又以族类之不同，语言之各异，其人率质朴，不好文饰。生无谱系之传，其没也又无碑铭传志，以显于世。孔子删书，断自唐虞。夏殷之礼，又以文献不足，无徵不信。岂不以此哉。

吾尝读《龙沙纪略》、《卜魁纪略》诸书，大抵详述其山川、物产、地理、沿革，而略于人物。西清氏所著《黑龙江外纪》，仅载崔枝禄、塔尔岱、海兰察、